



新疆 • 法治

長空萬里好讀書

在今天這樣的波音或空客時代，長途旅行已經比從前更迅捷更舒適。當然，超過三個小時蜷縮在一個固定的狹小空間，沒有同行朋友聊天，飲食是那種千年不變的粗陋劣質的食品，發給旅客的報紙經常是那家貌似很有國際化視野但卻屬於巧妙地欺騙國人的某某時報，不時地還有氣流帶來的顛簸，要說舒心愜意也是談不上的。

好在你可以帶上自己喜歡的書，一卷在手，物我兩忘，旅途的單調乏味居然就渾然不覺了。飛機落地的剎那間，你才意識到已經到達目的地。迎接你的朋友已經在出口等待，不久後你就被濃濃的友情所包裹，歡聲笑語，美酒佳餚，這是多麼美好的人世間！

陳之藩的《散步》

《散步》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作者陳之藩是一位物理學家，卻寫得一手好文章。記得過去曾經讀過他的《劍河倒影》。這次臨到新疆前，我的學生送我這本書，說在飛機上閱讀最好。顯然作者有很好的古典修養，除了題材上涉及到不少自然科學的內容，他的文筆也洗練清晰，奇崛有神，自然科學的訓練也許真的會帶來不同的文風呢。例如他講某次與元方通電話，用物理學的道理解釋孟子，以及楊振寧因為性格的單純而無法理解某些人生的曲折。



結尾是這樣的：

掛上電話，並未拉上窗簾，外面是萬點晶瑩；不是繁星在天，就是燈火在地。時與空已化為混沌，夢與醒漸分不開。狄拉克的圖線又襲來腦際。睡了。

作者睡着了，讀者卻進入無盡的遐想中。

在石河子安頓下來

一轉眼，到達石河子已經是第五天了。石河子大學將來支教的外地老師安排在一個毗鄰校園的新建居民樓裏，由於要使用電信寬頻，頭兩天網路未通。昨天看到了網路上對我動向的許多議論，許多網友表達了熱情的牽掛和祝福，令我感激不已。趕快在這裏把情況簡要地彙報一下，以免過多的擔心。

石河子大學是以原來的幾所學校合併而成的大學，其中農學與醫學都是很有勢力的學科。傳統上，石大一直與內地的高校有着密切的合作，學校教師中有外來支教的「常規軍」。前天晚上副校長宴請本年度在這裏的老師們，我見到來自北京、上海、重慶、成都、杭州、無錫、武漢等地高校的近二十位同行，大家在這裏生活得都很快活。那天學校剛開完教代會，主管工會事務的副校長專門跟我們這些「外來和尚」聚一下，感謝之餘，也聽取大家對於學校的意見和建議。

關於石河子這座獨特的城市的風貌，大家可以通過網路瞭解不少。我最強烈的感受是街上人少，不存在堵車的可能性。空氣清新，不過近年在近郊建了一座大的化工廠，據說對於空氣品質有了負面影響。但跟北京相比，還是清新多多。這裏的水也很好，沏出的茶味道很純美。城市由軍墾而建，因此居民——包括石河子大學的老師們——籍貫遍及全國各地，讓這座不大的城市有一種特別包容和大氣的性格。我讀楊玉聖教授¹寫的文

1. 楊玉聖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石河子校名前攝影・蘇軍攝

章，「據說石河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熱情好客的山東人」，此說是否屬實，待考。飲食品種豐富也許正是人口來源多樣化的折射。就在我住處周邊，除了清真菜館外，還有湖南菜館湘君府、雲南過橋米線、山東的一家餃子館、重慶火鍋店，其他各種地方小吃店不勝枚舉。對於我這個好食之徒，真有天堂之感。

到來後第二天，突然接到老同學龍宗智兄電話，他聽說我在石河子，說要來看我。我嚇一跳，以為他專程從四川來呢。原來他是到烏魯木齊出差，下午驅車趕來。在這裏能夠與老同學相見，心中很是溫暖，也感歎現代的交通如此便利，從前籠罩着遠行者的那種悲涼蒼茫的氣息也都消失了。

本周開始，我就該上課了。每周六個學時，先講「司法制度導論」，後面還會上「法理學」。多年沒上法理課了，還需要好好準備一下呢。

遲來春色更嬌人

許多朋友以為石河子一定是一個很乾旱的地方，實際上，這裏春天的雨水並不少。3月份就有四次雨雪天氣，4月裏的天氣依然是春雨綿綿，溫潤宜人。大前天去新疆大學法學院交流，在石河子就下雨，一直下到烏魯木齊。路上聽天氣報導，天山以北，幾乎處處是雨天，似乎比華北更濕潤。

當然，節氣還是比華北要晚一個星期左右。來到不久，朋友們就跟我說起143團場¹的桃花最值得看。從烏魯木齊回來，慶有²就約我和張陽教授以及市法院的蔣先生一起去蟠桃園看桃花。一行人先是到離此地30公里沙灣去美餐了一頓聞名遐邇的沙灣大盤雞，之後就來到了桃花盛開的桃園。

這裏的蟠桃樹種植不少，據說只有143團場出產的味道最好，個頭也最大。比起口里，這裏的桃樹很不一樣：由於冬季過於寒冷，人們必須將桃樹壓彎，再用塑膠薄膜或草簾子覆蓋其上，這樣才不至於凍死。所以，我們看到的桃樹都是朝南側的方向歪倒着，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狂風的傑作呢。

-
1. 團場是以前由新疆兵團下轄的農牧團場，現在已經變成普通的農場。
 2. 石河子大學的青年教師，賀衛方教授在石河子支教時的助手。

世外桃源鹿角灣

進入夏季，新疆旅遊的美好時刻就到來了。上周末遊塔城，壯美的景色還在心中回味，法律系的朋友馬上就商量，本周末是否應該再選擇一個景點讓系裏教師集體一遊。26日一大早，法律系的十多位老師及其家人就向著名的鹿角灣出發了。

鹿角灣離石河子只有110公里，算是眼前的景點了。西行30公里，在接近沙灣縣城的地方南下，一個小時之後就看得那豐美的草場和成群結隊的牛羊了。下了車，我們先是沿着一條溪水逆流步行，溪水清澈靈動，應該是山上的雪水和山泉彙聚而成的，水溫很低，不過用溪水洗一把臉，那真是清爽得很。溪水兩邊的山坡上是密密的雲杉，鬱鬱蔥蔥，濃濃的綠色之上，近山背後的茫茫雪山露出了冷峻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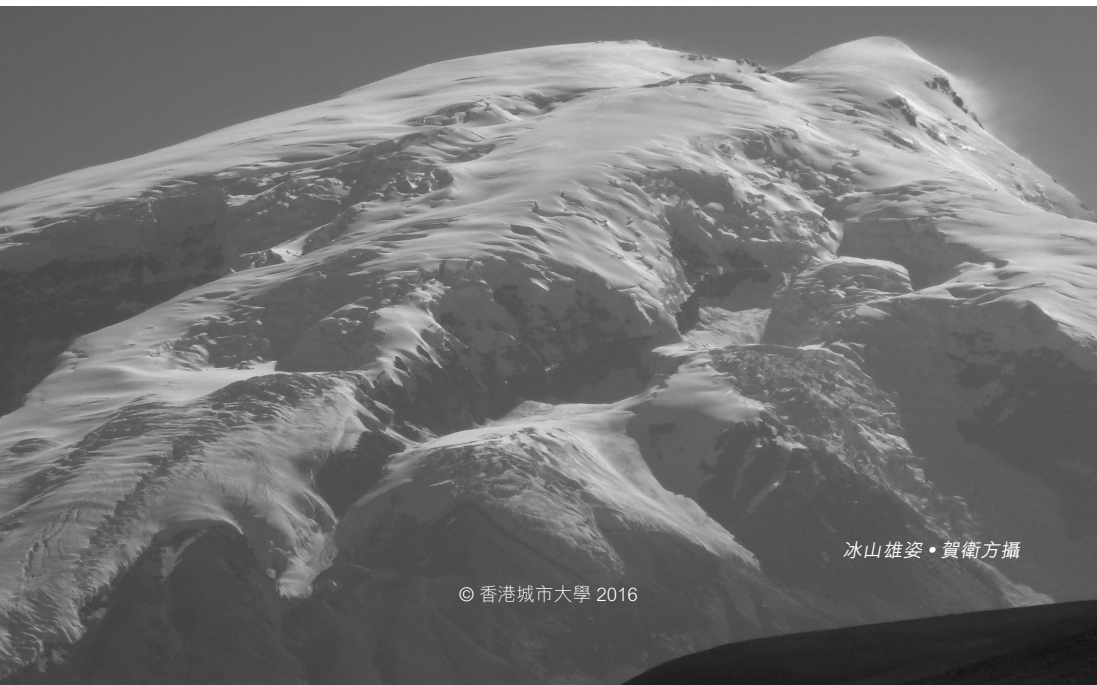
步行了三公里多，又在雲杉林蔭中小坐一會兒，微風拂面，溪聲悅耳，塵世間的所有煩惱似乎都忘光散盡了。

下午，一行人來到了雷達山莊，那原來真是一座軍用的雷達站，後來軍隊撤出，成為一個給旅遊者提供餐飲服務的地方。由於山莊地勢較高，這也是俯瞰草原、仰望雪山的好位置。我們坐在高坡上，眼前是綿延起伏的草原，悠閒吃草的牛羊，翩翩飛翔的山鷹，天上的雲彩在草原上留下了變幻莫測的光影，一位牧人騎着馬兒在悠悠地行走……這一刻我們可以理解那些吟詠草原和雪山的歌曲為什麼會那麼優美動聽了。

三點多大家開始在蒙古包——當然，也可以稱為哈薩克氈房——裏午餐，山裏的羊，跑動的雞，還有各種野菜野蘑菇，令人大快朵頤。吃到中間，窗外的天色忽然在變化，轉瞬間一片黑雲壓到了山巔上，遠處雷聲陣陣，跟着雨滴劈劈啪啪地就落了下來。大家一邊看着雨中的風景，一邊感嘆今年老天給了如此豐沛的雨水。

在來的前一天，我曾上網查了一下有關鹿角灣的資訊，看到一位網友去年8月來鹿角灣拍的照片，去年北疆出奇地乾旱，照片上的草不少是黃黃的。對比之下，今年的草色確實是翠綠異常，各種花兒也格外豔麗。我們在氈房裏躲雨，草原上那些牛羊們卻在享受着這天水的沐浴。

在這桃花源般的鹿角灣，我不免想到在華北的熱浪中煎熬的親友們，就在博客裏發了一張皚皚雪山的照片，希望這裏的雪山景色給他們帶來一些涼意，嬌豔的花兒讓他們有點好心情。



冰山雄姿·賀衛方攝

葉甲採花記

那一天，我來到額敏縣 165 團場附近的一片草原，看到四個彷彿身穿唐裝的傢伙在草原上空飛翔好一會兒，最後見到一片花草茂盛的地方就落了下來。他們的外形好像是瓢蟲，後來網友關克提醒我才知道他們叫做「葉甲」的。我蹲下來用相機拍他們。這時，依稀聽到一個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是跟這幾個小傢伙說的。

「你們在幹嘛呢？誰讓你們上這花的？」那個聲音讓葉甲們有一種很權威的感覺。

「花兒很香很美哎，我們也來享受一下。」哇，葉甲蟲也會說話？！只聽其中的一位（我們叫他「葉甲甲」吧）很從容地應道。

「那麼嬌嫩的花，你們居然敢採，好大的膽子！你們以為這是在野三關吶？！」那個聲音聽起來有些憤怒。

「憑什麼不讓我們上？你看，那邊一隻蜜蜂，在裏面那麼享受。他能採，我們不能採？」葉甲甲也有點不高興。

「就是，就是，」剛才在很投入地採花的葉甲乙附和着，「不只是蜜蜂呢，還有……你看，還有那麼大的傢伙，綠綠的，是什麼？好像是蝸蠃吧……還有這一隻，哎呀，呸，是蒼蠅！你偏心眼，他們都能採，只攔着我們，天理何在？」

葉甲乙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那邊葉甲丁什麼也不管，只顧自己享受。

「你們聽着，蜜蜂跟花兒是合法關係，自古以來蜜蜂採花，天經地義，花兒也高興蜜蜂來。那蝸蠋是中層領導，蒼蠅呢，他是花了大錢的，你們算什麼？你們再看看，人家上的花有多大，都很成熟了，你們採的花……那叫幼花，採了要犯法的，懂嗎？」看他們還不快離開，那聲音加大了幾個分貝：「你們還不快滾？告訴你們，明天我要在草原上裝上『濾霸』，你們統統進不來。」

葉甲們好像沒有聽懂這『濾霸』是什麼東東，但是結果總是明白，就是大家今後再也無法享受這草原的樂趣了。



葉甲

葉甲丙哭喪着臉，滿腹的委屈：「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蟲哪。我也沒有採花，我只是惹草，從來不沾花的。你看看我在哪裏？每次我只是在這草上爬上爬下，最多自己跳點鋼管舞的。我這麼潔身自好，只是想來跟小草交個朋友，你裝上那個什麼『驢霸』、『馬霸』的，這是殃及無辜哎。我心神不寧！」

葉甲甲冷笑了一聲，悄悄地跟葉甲丁說：「就他純潔無暇，哼！」

一直自顧自地採花的葉甲丁回過頭來，會意地跟其他幾位使了個眼色，忽然大聲地喊道：

「裝吧裝吧裝驢霸，
反正世上你老大。
生殺權在手，
我們都怕怕。」

回過頭小聲地對葉甲丁說：「沒事的。你們不懂，凡是這種東西，說得好嚇人，最後什麼作用都沒有的。就是折騰，折騰得滿世界亂七八糟的。不過我們啊，還有那些蒼蠅啊，臭蟲啊，毒蛇啊，都沒事的。倒楣的是那些書生氣十足的蜜蜂們，還有花們。唉……」

我聽到葉甲甲的冷笑愈發陰森了。

食在新疆

很早以前，我的師兄高鴻鈞就曾用他小時候自修得來的的麻衣相知識給我看相，說我屬於很有口福，餐餐酒肉不斷的那種面相。依據是什麼，當然也不大明確——能夠用科學論證就不是看相了。事實上，文革時候，在膠東農村生活，也很是嘗過餓肚子的滋味。那時常規飯是地瓜和玉米，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就是能夠天天吃到小麥麵粉做的饅頭，吃到肉菜。1978年上大學之後，這夢想終於實現了。

在飲食方面，我確實是那種口味最兼容並包類型的。除了不吃地瓜和玉米之外，對於五湖四海的菜品都很享受。川菜是我脫離貧苦農村後首先接受的，經過一小段適應期，就跟麻辣風格結下不解之緣。其他辣椒區域，如湖南、江西也都樂吃不厭。粵菜、徽菜、雲南傣家菜以及貴州酸湯魚都不在話下。本國之外，歐美西餐，東瀛料理也來者不拒。真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所到之處，吃嘛嘛香。

石河子是一座漢族居民佔絕大多數的城市，因此，比起像喀什這樣的城市，漢餐館要更多一些。我住處附近就有湖南菜館、四川菜館以及雲南過橋米線店，另外，山東老鄉開的餃子館有好幾家。不過，遵照入境隨俗的古訓，我到新疆之後，還是更偏愛清真餐。當然，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樣，清真餐與漢餐之間也相互影響和借鑒，形成了新疆獨具特色的餐飲風格。

大盤雞也許是新疆菜裏最出名的品種了。在全國各地，甚至在一些偏遠縣城，都可以看到它的招牌。我剛來不久，朋友就在一個周末拉我到離石河子只有30公里的沙灣縣城，吃聞名遐邇的沙灣大盤雞。沙灣應該是大盤雞的正宗起源地了。當地一位法官兼作家方如果還專門為此出版了一本書《大盤雞正傳》，洋洋灑灑10萬字寫一隻雞，文筆生動，妙處橫生，算是別具一格的美食書了。

大盤雞的烹飪方法不複雜，將當地的土雞切塊炒熟，中間加辣椒、土豆、蔥、大蒜等輔料，口味上有濃郁的四川風格。新疆



難忘的新疆美食·蘇軍攝

的那種辣椒當地人稱為螺絲辣子，薄而爽口，辣度適中，全國其他地方都少有此品種。與沙灣大盤雞齊名的是柴窩堡大盤雞，柴窩堡是烏魯木齊東南方向的一個村子，那裏整條大街都是大盤雞店。一天，我們從南疆遊覽歸來，特意趕到柴窩堡吃那裏的大盤雞，也是別具一格，眾口稱快。與沙灣比較，柴窩堡的口味與色澤都略重，多用干辣子而少用土豆。

大盤雞所用盤子之大也確實名不虛傳，如同新疆人的性格一般粗獷大氣。石河子市區的一家店裏，盤子的直徑足有80公分，上菜幾乎都要兩個人抬。不少店裏用的是那種搪瓷盤，年頭久了，難免有些磕碰脫落。一次，我把在沙灣的一盤雞拍照發在博客上，一些網友就注意到那搪瓷脫落的盤子，還感嘆新疆邊地落後云云。其實那也可以理解為店舖生意興隆，鍋碗瓢勺之間磕碰概率就提高了。大盤雞的另一特色是菜與主食相結合：雞塊吃得差不多了，可以往裏加煮熟的麵條。通常是一種很寬的麵條，俗稱褲帶麵，有人嫌其不雅，倡議改稱玉帶麵。那麵條混合了雞湯與辣子的味道，吃起來也是滿口飄香。

說起麵來，新疆更多的是拌麵，也叫拉條子。新疆的麵條好吃，多半由於在那裏的水土與氣候下，小麥生長期長，日照充足，麵條特別有韌性。拌麵其實就是將煮好的麵條澆上炒好的肉或菜，如過油肉、辣子等攪拌而食。拌麵價格便宜，常規食量的麵條之外，很多店還可以免費加麵。我的老同事潘劍鋒教授本是福建人，在北京不大吃麵食，到石河子大學講學，居然拌麵上癮，中午和晚上兩頓連着吃，一時傳為美談。

支教兩年，我對新疆的羊肉與牛肉更是常吃不厭。新疆人對於他們的羊肉有一種特別的偏愛，常說那是天下最好吃的羊肉。無論是烤羊肉串，清水煮熟的手抓肉，還是維吾爾人最喜歡的

烤包子或薄皮包子，都是味道鮮美，回味悠長。我一個人吃午飯，常到住處附近的都尼亞清真餐館，要一盤手抓飯，再點四串烤肉，吃得那真叫口腹大樂，志得意滿。

當然，吃羊肉的最高境界還是野外燒烤。這樣的經歷有多次。同事朋友十數人，帶上切好的羊肉、木炭，汽車後備箱裏裝着成箱的酒，來到南山腳下的河水邊，架起炭火，串上羊肉，斟滿美酒。暖暖的陽光灑在身上，天山上飄下的清風吹拂着笑臉，林間的鳥兒也彷彿聞到了香氣，在我們的頭上歡歌，融雪而成的河水在身邊潺潺流淌……一時間，真是不知道自己是在仙境還是在人間。胡適當年寫詩記他與朱經農的歡聚和野炊：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來江邊，
赫貞江水平可憐，樹下石上好作筵。

在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河邊，嗅覺所至，未免太多的工商業氣息，哪裏比得上我們這「辟克匿克」(picnic，野炊之意) 來得自然純樸，天人合一！

我到石河子大學時，來自全國不同高校的支教老師有二十多人。大學專門在中區食堂二樓開設了支教教師小餐廳，提供廉價而多樣化的膳食服務。但是，由於我不是特別定點吃飯的那種，在兩年的時間裏，只在那裏吃了三次飯，很有些對不起大學的美意。總在外面餐館吃飯，結果全城大小餐館幾乎被我吃遍了。亞森手抓肉、老街烤肉館、凱瑞餐廳清蒸牛頭、順風火鍋城、鐵樹溝丸子湯、城南哈薩克農家樂，還有遠一點的昌吉回族小吃一條街、瑪納斯縣城附近農家餐館等等，不一而足。同事請飯，常問某一家去過否？答案都讓他們驚訝：「那麼不

起眼的餐館你也去過？」我得意之餘，也不免有點慚愧，自覺很有點飽食終日、樂不思蜀的傾向了。

如果說有一家餐廳是我最鍾情的，不用說就是金獅子清真餐廳。那是石河子最好的清真餐廳了。餐廳老闆大名馬青松，我剛剛來到不久，他就在《北疆晨報》的報導中知道了。恰好他跟石河子法院的蔣學雷法官是中學同學，便通過學雷盛情邀請我和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的同事們到他的餐廳吃飯。時間確定在4月19日，馬青松老闆做東，我們十多人圍桌而坐。讓客人感動的，馬先生為了籌畫這次宴席，提前多日專門採購上好的材料，專門烹製了一桌大多在菜譜上沒有的美味佳餚，包括大盤魚、手抓牛肉、葫蘆羊肉薄皮包子等等，熱騰騰的的一大桌，新疆美食精華盡在盤中。

從那以後，金獅子就成了我的「老地方」，我宴請同事朋友，地點幾乎無需再問。那裏的店員也都熟悉了我。回京一年多之後，我再去，他們遠遠地就認出來了，大聲招呼：「賀老師回來了！」我跟青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每次見面，他都跟我嘘寒問暖。他是石河子少有的原住民，對於這座小城以及石河子大學都有着真摯的情感。他說：「賀老師，如果沒有大學，石河子不過是一個縣城而已。大學提升了我們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是城市的光榮。你們的到來，幫助了大學，當然也就是我們每一個市民的好朋友。」過古爾邦節¹，青松還專門邀請我到他家裏做客，品嚐回族餐食，也跟我談作為穆斯林的一些內心感受，包括對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民族關係的看法。他與幾位維

1. 伊斯蘭教節日，人們會宰牲獻祭慶祝這個節日。

吾爾族幹部都是好朋友，與他們的交往增進了我對新疆問題的理解。

說新疆美食，我不應該遺漏哈薩克族的餐飲。哈薩克食品裏最特殊者，也許是馬肉以及熏馬腸。漢民族很少食馬肉，北京人甚至有「驢香馬臭」的說法。不過，古代漢人也許是吃馬肉的。《史記》記載漢景帝招轅固生和黃生談天，轅黃二人為「湯武革命」的定性爭得面紅耳赤，景帝打圓場，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可見馬肉可食，只是馬肝因為有毒而不能吃。在後世，「不食馬肝」成為一個成語，告誡人們不要做無益有害之事。哈薩克人將馬宰殺後，把馬肉清洗切碎，拌上作料，灌進馬腸中，據說一匹馬的肉正好可以裝進它自己的腸子裏。裝好後熏製，蒸煮而食。切好的馬腸端上桌，配以煮熟的土豆和生切的皮牙子（即洋蔥），再加上奶茶，那濃郁深沉的香味，可謂世罕其匹。

我到伊寧市旅行，當地朋友在那裏的一家餐廳吃飯，是很正宗的哈薩克飲食。房間的牆上掛着一些政要名流在此間歡宴的照片，其中有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不過，在石河子南郊的那家哈薩克農家樂裏的聚餐更令人難以忘懷。我要離開的那個1月裏，政法學院的崔衛峰教授做東為我餞行，哈薩克族教師庫爾提議去他的朋友開的飯館吃飯，結果就來到了這裏。屋外是一望無際的茫茫雪原，屋裏爐火正旺，美酒正酣。那一夜，我把心給丟在了天山。